



稀见医书 《曹沧州医案》

◎彭伟

清末名医曹沧州(1849—1931),苏州人,名元恒,字智涵。他秉承家学,悬壶济世,两次入京分别为光绪、慈禧出诊,名声大起。在其暮年(1924),他的医案已由上海江左书林印行问世,名为《御医曹沧州医案》。书中药方经曹沧州门人屠锡淇汇编,录有患者姓氏、病理症状、中药药名,未录用药克数。此书只是选录,所选药方有限。另有《曹沧州医案》成书于1907年,为曹沧州门人——无锡柳剑南手抄稿本,已是海内孤本。此书未分卷,前后约有35万字,卷首为帝案,后分咳嗽、咳血等21类临诊医案。幸运的是,此稿本于200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公司出版。书中药方仅录病理症状、中药药名,少数药方录入用药克数。

2022年11月下旬,书商送来数册手抄本医书。这些书是旧时如皋某人家抄录的。其中一册《遂生编》,留下署名“浴夫氏缪锡淮录”,书后钤印“缪锡淮印”“子润”。另有两册残破的《曹沧州医案》,其中一册封面钤有白文印,印文模糊不清,书中钤有一方小印,可惜被撕去大半,仅见“仲”字。这两册《曹沧州医案》是不是缪锡淮或他人所录,实难考证。它大不同于《御医曹沧州医案》及柳剑南本,而且抄录时间更早,则是可以考察的。

两册《曹沧州医案》的封面上,一册有毛笔字:“庚子闰八月、九月、十月,第三十一册(旁有钢笔字:《曹沧州医案》)”,另一册也有毛笔字:“壬寅四月、五六月,第三十六册。”年代相符,而庚子又有闰八月的,只能是1900年。由此可知,第31册抄于1900年,第36册抄于1902年,均早于1907年。每册录入药方有上百条,未曾分类。此套抄本应有多册,如今只见两册,实在遗憾。

相比另两种版本,此本更为全面,除去录入姓氏(少数录入全名)、病理症状、中药药名外,还录入患病住地及用药克数。两册录入的地名,均出自常熟,有阁老坊、莫城、中巷、言子巷、周神庙、北赵弄、杨树园、东仓街、野塘、报慈桥、东太平巷、寺南街、梅塘等。这说明曹氏曾前往常熟行医,又或有大量常熟病患来苏州诊治。他的医名很大,其中还有直隶州顺德府(今河北邢台一带)的刘谋发来电报,向曹沧州求治。此君“长途感受风邪、风湿,右眼红烈微肿 入夜不眠……”曹沧州为他开出药方,将炒牛蒡、大杏仁、陈皮、赤苓等入药,为他治疗。

清末以来,如皋常有医生前往江南学医,像黄星楼先生就自镇江学医归如,接诊病患。因此如皋或附近地区的人士抄录《曹沧州医案》,不足为奇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止庵

止庵,1959年生,学者、作家。



止庵书房 止庵书房没有名号,他不喜欢现代人的这种仿古味。熟悉止庵的朋友都知道,他对待生活和书都十足讲究、整洁,于是,我画好书房的线稿就打住了,不上色,就这么干爽着,免得弄乱他的书房。



世说俗谈

刘勃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刘勃以《世说新语》文本为基础,参照《晋书》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准考据,将魏晋时期的诸多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,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推理,以更多元的视野来诠释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。

从北大到上都: 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

罗新著
新星出版社

北大教授罗新在华发之年,自北京健德门启程,沿着元代辇路北行,背着行囊,徒步穿越北京、河北的重叠山谷,进入内蒙古草原,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450公里山川河流,抵达上都。他用艰苦的徒步行走,开始了一场关于历史、关

于当下、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。

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

双雪涛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这本书是小说家双雪涛与读者之间一场诚挚的交谈,他分享了自己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,其间的错误与弯路,失去与获得;他以10年来的写作实践与经验反思,向每一个心怀创作梦想的人发出邀请和召唤……

非自然死亡

[英]理查德·谢泼德著 李立丰译
译林出版社

从“9·11”事件、巴厘岛爆炸案、伦敦七七爆炸案,到亨格福德连环杀人案、戴安娜王妃车祸案等,《非自然死亡》记录了谢泼德执业至今所经手的国际要案,讲述了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。

谷林写得真好!

◎曲辰

新文学书话写作,需要有民国旧书的收藏打底。我购藏之书,大多为近40年出版,所以只是徘徊在新书评与旧书话之间,因此特别偏爱谷林这样的作者。他的《书边杂写》(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),我不知翻了多少遍。他推崇“对于史事的发明”,注重“对读”,要求“意见明达”,主张“慢慢读来”,都是我时常提醒自己的。

《书边杂写》之前有一册《情趣·

知识·情怀》,仅读过电子扫描版,至今未见原书。之后还有一册《淡墨痕》,收在“开卷文丛”第二辑,虽也不错,却略显稀松了些。我曾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发表短文推荐谷林,也给董宁文去信表示对《淡墨痕》的喜爱。这封信被摘录在“开卷闲话”中。文章和通信,谷林都看到了。他专门给董宁文去过信,并在给许进的信里暗引了我文中的话。可能是我言不尽意,引起误会,他对我的



“云玖”的真姓名

◎郑伯克

1941年出版的《西洋杂志文观止》,是陶亢德独资营办的亢德书房的发行物。虽然其命名脱胎于《古文观止》,并且分为四册,均称之为“卷”,古意盎然,其实却是美国《读者文摘》(Reader's Digest)的选译集。而每卷的封面及扉页均印着合译者为“何文介、云玖、周震华”,其中“云玖”究是何人,多年以来,不得其详。

而今陶亢德的遗著《陶庵回想录》出版,当事人说,《西洋杂志文观止》乃是“分请何文介、汪德伟、周震华三君各译三分之一多”,这才知道,“云玖”的真姓名叫汪德伟。不过,“回想”却止乎此,对于其人生平事迹并无多余的话。

在近代译坛上,汪德伟倒也算得上小有名气。他是杭州人,字筱颂(或作小颂),1915年前,似在美国留学,因为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筹备期间,他实地参观过会场,并且写了《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预志》,附上照片多张,交由《东方杂志》发表,以作介绍,其后又翻译了美国《世界》(The World's Work)所载《追记满洲防疫事》。

1915年1月,汪德伟至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任英文教员。课余之暇,这位Mr.Wang,除了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与教学相关的英文Editorial以外,还译述过西洋侦探小说《假跛人》《秘密室》《城中鬼蜮记》,分别作为《说部丛书·二集》第46编、82编、85编,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但版权页的著作人“杭县汪德伟”的“伟”字,均被写为“袆”,今之征引者又误作“袆”。

1916年7月,汪德伟自江苏省立五中解职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,他在沪上保险公司工作,移译和撰写过与保险相关的介绍文章,并且应陶亢德之请,与人合译《西洋杂志文观止》。再到后来,就不知存亡了。



某些措辞不以为然。现在想来,应该在他生前沟通解释一下,就好了。

有位朋友看了我的推荐,去找书读;读后对我说,谷林没有孙犁写得好。两位都是我喜欢的作者,应该说各有千秋吧。孙犁是文学家,面向大众读者,谁都能感觉到他的好来。谷林则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,只有看过他所谈之书,并尝试自己也写一篇类似的书话时,你才能真正体会到——他写得真好!